

散文

束身旗袍当时月

阮小籍

去苏杭旅游,多被导游拉到梅花坞喝龙井或是到杭州丝绸中心看表演。这里不说龙井,我一直念念不忘的,是那些穿着丝绸走T型台的江南女子,万种风情让人想入非非,尤其是表演结束,看她们换了平常的衣服匆匆回家做饭的身影,实在是诗意而又生活!

叶倾城说:“灯火初上,着一袭旗袍香风细细在城市的红尘里,毫不夸张的面料,却有蝴蝶的色彩和构图;婉约到极点的式样,却分明说着无比大胆的清艳如一阕花间词。”

一直对穿旗袍的女人另眼相看。

我认为穿旗袍的女人最美,特别是幸福的新娘,一袭玫瑰红或深红色的旗袍让新娘既显得美丽动人又落落大方。

试想,一件古色古香的旗袍,衬托出一个文静娴雅的女子,执一只古老的画笔,让庄周的蝴蝶飞出来,让桃花源流淌出来,让采菊东篱下的幽情表露出来——一副多么和谐而又悠长的画面啊。

“束身旗袍,流苏披肩,阴暗的花纹里透着阴翳”。这是

张爱玲笔下的上海女人,《色,戒》里,那27件旗袍让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女人突然地在汤唯的身上还了魂,那清丽,那雅致,那精巧,那那丝丝的勾引,哪一点不是美到了极致?而当旗袍遇到张曼玉,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香港又在恍惚之间移了魂,让旗袍的“花样年华”与另一个时空,在昏暗的街道旁,在窄窄的楼梯间,在唧唧呀呀的周璇的老歌里……再度绽放成了妩媚的烟花。

一直对穿旗袍抽烟的女人情有独钟,这样的女人历遍风月却又铅华洗尽,所以更懂得珍惜;这样的女人满身伤痛却又成熟妩媚,所以更懂得宽容……这样的女人其实就是狐狸精,不多见的。

如果说,狐狸精,是用来诱惑痴傻书生的。那么,旗袍,则是用来诱惑狐狸精的。所以,没有女人能抗拒旗袍的诱惑。

从骨子里说,女人穿旗袍就像孔雀开屏,那是女人在呼唤爱情。女人的一半是旗袍,一半是爱情,一个女子,若穿上旗袍,就是裹上了一抹欲拒还迎的娇羞;一个女子,若真的穿旗袍给某个男子看,就一定只是想与这个男子演绎一场爱情。

最典型的也就是张爱玲了。张是个极会活的女人,是个狐狸精,一辈子心里想的念的怨的都是男人。《半生缘》中曼桢穿过一件浅粉色的旗袍,袖口压着极窄的一道黑白辫子花边;曼璐出场时穿的是苹果绿软缎长旗袍,见世钧时则是一件黑色的长旗袍,袍又里露出水钻镶边的黑绸长裤。姐妹二人,姿容截然不同。《封锁》里的吴翠远穿的是一件白洋纱旗袍,滚一道窄窄的蓝边,人如其衣,平淡如水;而《倾城之恋》里白流苏脱下来的那件月白蝉翼纱旗袍,大概是被月光浸泡过的。

当时的月亮,沧桑的泪眼,真是此情可待成追忆。

时下,在网络里常常看到一些小资女人关于旗袍的文字,仿佛旗袍就是那法力无边的水晶鞋,只要穿上,丑小鸭就会变成天鹅了。

其实,在男人眼里,女人无所谓漂亮,情人眼里就会出西施。男人只要喜欢你,就算你比肥姐还肥,还是喜欢;男人不喜欢你,就算你比燕姐还瘦,还是不喜欢。

女人穿不穿旗袍,无所谓!



回望 古锦其

现代诗坛

苏仪的诗

而我们,永远不清楚它是什么

——现在
它是我身上,一件棕褐方格的羊毛大衣

落叶以宽容为代价;当我走在湿漉漉的清晨,世界正在打磨——
它的雨花石

更大的动静
自天空传来——以纹状的波浪,暗涌

而我们,永远不清楚它是什么

同命运的伙伴

不是降临了什么。十月的黄昏
一点点加重时,你更加笃定——
一些东西被隐藏

从后半晌开始,迤逝的影子就在
不停收回
石榴树,桐树,枣树(影子源于它们健壮的骨骼。)

还有一些,肉眼
看不到

啄食玉米粒的麻雀,没有感到危险
一米以外,是它
同命运的,几个伙伴

当更大的主宰出现。当白菊花散发
它的清芬——我的父亲
他,在小院的阴影里

徘徊整天

窗户或者其他

打铁人,把通红的铁往冷水里一掬
这个声音我听过无数遍。在童年里

打铁人在夜里,“叮叮当当”
铁再也回不去了

那个撰稿人,不!
是自由者。他把稿纸揉碎
扔进纸篓,这样的夜晚
显然不够

必须,从醉熏的大海。从一扇抹着黑漆的
窗户。黑漆涂抹的,极不均匀

往一个并不存在的号码发信息

发信息。往一个并不存在的号码连续
发,这种事情——我已倦怠
阐述。法律的黑与白,谁能辩解
地板过于光滑
空气和微尘推着并不存在的崇高及泡沫

几分钟前,太阳
隐入云层

天气不好,也不坏,要到
密林中。去拜访
命运的鲈鱼——在父亲的手中
曾闪着,片刻的迟钝
在父亲的冬日,青年的大拇指和食指抵着红彤彤的腮……
弯腰进入烟熏的厨屋



坝上清风 王国强 摄影

郑州地理

槊倒泉

马清贤

位于巩义市米河镇东南的浮戏山中,有一个历史悠久的村庄,名叫“槊倒泉”,又叫“倒泉”。说起这个村地名的来历,在浮戏山区流传着两个同一版本情节却不相同的故事。

“槊倒泉”的故事:传说在西汉末年,王莽篡位,真龙天子刘秀与其对垒。起初,刘秀兵少将寡,处于被动局面,让王莽撵着跑。跑到浮戏山时,人困马乏,饥渴难耐,将士们躺倒在一块石板上休息,再也不想起来了。刘秀远远听到莽军赶来的马挂铃声音,恐怕全军覆没,催促将士们起来快跑。但是,连催数遍无人行动,刘秀

恼怒,咆哮着抄起一个将士的大槊就向他扎去。那将士见刘秀当真扎他,他不想死,急忙就地一滚翻身站起,大槊却扎进了一块石板缝里。刘秀把槊随手一丢,大槊噗然倒地。随着槊倒,却从大槊扎过的石缝窟窿里涌出了一股泉水来。见此情景,大家欢呼起来,将帅化干戈为

玉帛,众人马饱饮此泉水后,急速向东南而去。

“倒泉”的故事:刘秀与众将士跑到浮戏山中,人困马乏,饥渴难耐,到处找不到水喝。骑在马上刘秀居高临下,忽然发现了一眼泉水,急忙跑过去一看,却傻眼了。泉深水低,去马够不着饮用!怎么办?刘秀忽然想到:“把泉扳倒,让水自己流出来,不就能喝到了吗?”刘秀想到这里,接过一将士手中的大槊,把槊杆插入泉眼中。在众将士面面相觑时,刘秀双膀用力一撬,泉眼果真被扳倒了。泉眼一倒,泉水就流到了外边,众人马饱饮而去。

博古斋

古人过严冬

彭胜发

相比于现在,古代的冬天

要比现在冷得多。现在因环境污染的问题,许多地方已是多年不见大雪纷飞的情景。“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的这句诗可见古代八月就下雪了,真是早得很。 “可怜今夜鹅毛雪,引得高情鹤氅人。红蜡烛前明似昼,青毡帐里暖如春。十分满盏黄金液,一尺中庭白玉尘。”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的这首《雪夜喜李郎中见访兼酬所赠》用鹅毛来形容当时雪花之大,后面这句“一尺中庭白玉尘”更是描绘出了雪之大之白。

古人在没有空调没有电热毯的情况下,是以什么来抵御寒冷的呢?柴炭取暖是古代取暖的主要方式。清朝时期,北京最冷的天气达到零下

三十几度,可见当时之寒冷。明朝时期,宫廷里有专门负责烧炭的,当时称为惜薪司,惜薪司是明朝四司之一,掌管宫内所用薪炭。清朝顺治时期也有这样一个部门,到了康熙时期惜薪司为内工部。惜薪司下设有三个机构:一为热火处,一为薪炭处,一为烧炕处。职掌薪柴木炭供应,以及火盆保养与分发等,可谓责任重大。职掌薪柴木炭供应可不是个好差事,据《明清两代宫苑建置沿革图考》记载明代每年用“木炭二千六百八十六万斤”,这样一个数字已经很令人惊讶。

干这种差事的都是太监,每年冬天要直接把薪柴木炭直接送到内廷,这可是个任务重大的体力活。不仅是个个体力活,一不小心还会引起火灾,要处处防范。当时送薪柴

木炭的官员,因为直接送抵内廷,因而素有近侍牌子之称。别看只是送炭管理炭火的小职务,这个衙门却是仅次于锦衣卫的部门。整个冬天,尤其显得更加重要起来。惜薪司,顾名思义,就是节省用炭的意思。当时宫廷里用的木炭都是上佳的,乌黑发亮,燃烧耐用,而且不冒烟没有味道,可谓上是好的木炭。据说清乾隆年间,正宫娘娘每月供炭八十斤,皇太后每月供炭一百二十斤,皇贵妃每月供炭七十五斤,皇太子、公主每月供炭三十斤,想来真是令人羡慕。相比于皇宫,平民百姓则显得可怜许多,木炭无论在质量以及数量上都显得很少。

古代的冬天,从用炭数量上看,可见其损耗的木材之大,相比之下,今天的相对要好许多。

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就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孩子开始学钢琴!中国钢琴之多远超世界其他国家。《纽约时报》对此曾有报道,里面有句很有意思的话:“在中国的大城市,周六日,走在街上的孩子如果没有背着小提琴,那他就是在去学钢琴的路上。”

在牵着孩子的小手,带他走近钢琴之前,我希望每位家长都认真地思考以下几个问题:我为什么要让孩子学钢琴?我的宝贝具备钢琴潜质吗?如果孩子没有展示出明确的钢琴气质,我又该如何引导、发掘?如果孩子不想当钢琴家,今后的学琴之路又应该如何走?

父母为孩子打开音乐之门

孩子出生,到他4岁能够开始学习钢琴之前,很多家长能做的,除了给他多放一些古典音乐的CD,别的就什么也没有了。听是很重要的,让他在生活里处处感觉到音乐的存在很好,但只做这个未免有欠缺。在孩子弹出第一个音符之前,我们应该做的有很多。

在国内,我经常去各个城市的钢琴学校给老师们做培训,感受很深的一点,是我们缺少好的亲子音乐课程。我曾经简单地尝试过滚球游戏。

“1、2、3”,我用三拍拍球滚给对面的小朋友,“1、2、3”,再让孩子用同样的节奏把球滚回来。这个游戏的过程,就是对孩子节拍和速度反应的训练。孩子们玩得非常高兴,而且,他们越玩越上瘾,对节奏的掌握也越来越熟练。

在国外,这类成熟的亲子音乐课程有很多,它的内容包括:孩子和妈妈一起唱、滚、跳、走;母子一起听音乐;一起玩有节奏的音乐游戏等,非常轻松有趣。家长和孩子一起玩,既是亲子活动又是音乐教育。比如,放一个动物的叫声录音,让小朋友分辨,这是大象叫的声音还是蝈蝈、小鸟叫的声音。大象的声音低沉又缓慢,蝈蝈的声音比较急促,而小鸟的叫声则清脆婉转,从这些孩子感兴趣的声音开始,让他对声音轻响、高低、快慢、音区表现有基础的认识。慢慢地,我们可以反过来教孩子们联想。像小动物的叫声,往往是和轻快的节奏连在一起的,而大型动物的叫声则比较沉重。钢琴上左手低音区的音,我们可以说这像老虎在走,让孩子对声音的表现有一个基础的认识。音乐教育不光是听,也可以在运动和游戏中进行。比如上面提到的滚球游戏,简单的拍击动作就能让孩子感受

到轻、响、快、慢,这些正是将来他在琴键上最需要掌握的感觉力。

在等待音乐培训机构提供这类课程之前,家长们也不要闲着。至少,你可以带他去哥哥姐姐怎么弹琴,去乐器城逛逛,对钢琴有初步的认识,也可以多认识一些其他的乐器:什么是钢琴?什么是小提琴?什么是圆号?以加深孩子对音乐世界的熟悉和理解。不要到学琴的这一天才看到钢琴,才亲耳听到钢琴发出的声音,才看到有人示范弹琴。想想看,在我们小时候,没有电脑,等到长大后开始学习电脑的时候,会碰到很多困难,上手也慢。但现在的孩子,因为从小就看到大人用电脑,有熟悉感,学电脑的速度非常快。钢琴和电脑虽然是不同的领域,但对孩子来说,学习的方式在某方面是相通的。

0~3岁是孩子的音乐启蒙黄金期,特别是1岁以前的孩子,因为视力发展不完善,而听力相对优先发展,

所以,听觉成为他感知世界的主要方式。在这一时期内,在孩子的成长、学习和生活中融入一定的音乐启蒙教育,对于开发智力、稳定情绪都大有好处。

他是钢琴神童吗

有的孩子真的是有弹钢琴的天赋,有的孩子天生五音不全。父母都希望早些了解自己的孩子是否具有学习钢琴的天赋,是否有音乐的感知能力,这些,家长可以简单地通过一些方式来做基础的判断,但天赋并不等于成就。无论多有天赋的孩子如果不通过后天的勤奋努力,绝对成不了钢琴家;反之,如果资质平平的一个孩子,后天非常刻苦努力,一样能够学有所成。

通过对手、耳、记忆力等方面的简单评判,你可以基本了解自己孩子的音乐潜质,以此作为选择参考。

把孩子送进钢琴教室后,家长们有时候会聚在一起聊,我发现,最能够有共鸣的话题就是——我们的孩子到底有没有钢琴天赋?不光是我,其实所有人心里都没底,问老师,老师会说每个孩子看起来都不错,但没有天赋,要学学才能看出来。大家只能各自判断,会唱几首歌而且唱得还算好听就是有音乐潜质吗?还是听见音乐就手舞足蹈算有音乐潜质?天赋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的,怎么衡量啊?

大体上从手、耳、记忆力这几方面来判断。

连载

由于叶珊的介绍,痲弦认识了叶的老师陈世骥博士。陈是加拿大中国文化研究所的主持者,也是在美国中国学者中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谈锋极健,对于我国三十年代的文坛掌故旧闻,知之甚详。他编译的《中国现代诗选》,二十年前便在英国出版。在北大授业期间,曾与我国早期诗人沈尹默相过从,著名诗人兼学者卞之琳、马思聪等,则是他北大的同学。他又是夏济安先生生前好友,几年前夏先生在美病故,陈博士就把夏先生的遗体葬在他自己别墅的花园里。站在陈家的阳台上,一眼便可看到夏先生的墓。这一段重义气爱朋友的文坛佳话,使痲弦十分感动。在柏克莱期间,痲弦还见到了已获文学博士学位的老友庄信正,与过去只有文字交往的诗人唐文标,使痲弦颇感惊讶的是,唐文标写得一手好诗,却是一名数学博士。

9月21日,痲弦离开柏克莱乘机飞爱荷华。是日天气晴朗,万里无云。他从机窗俯瞰美国加利福尼亚的锦绣大地,赤褐色的加州平原,寸草不生的尼华达大沙漠,碧如玛瑙的盐湖,以及像棋盘那样整齐的美国农庄……看着,看着,痲弦的乡愁浓起来,他想起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大陆,“陆沉何必由洪水,谁为神州理旧疆”之句,不禁冲口而出……

来美国之前,痲弦的外文程度是相当有限的,尤其是在说和听方面。对于一个旅行者、访问者来说,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他曾自嘲说,不谙熟所到国的语言,等于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访”而不“问”,“考”而不“察”,“参”而不“观”。

在爱荷华的第一年,痲弦的精力几乎完全花在语文上。他日以继夜,虎咽鲸吞,下狠心一定要找到一把钥匙,去打开认识美国的大门。由于在台湾时他学英文全靠自修,用的是“背生字,啃字典”的老办法,纯粹是视觉的、读、写尚可,听说则“完全失灵”,因此初到美国时颇为尴尬,众人听安格乐说笑话,举座哄然,独痲弦莫名其妙,直到聂华苓女士翻给他听,他这才仰天大笑,因而戏称自己为the man who laughed last(最后发笑的人)。三个月后才有所好转,笑得最迟的人的笑声逐渐提前了。痲弦开始在课堂上发言,在各种酒会上谈诗论剑,从容“策对”,往往语“惊”四座。春天,痲弦独自一人游览了芝加哥、华盛顿、巴特勒尔、普林斯顿、费城和纽约等地,看名胜、游古迹、访朋友,一路上与茶房小厮、街头醉鬼、文艺青年、大学教授等周旋自如,绝少表达

上的困难。两个月之内,足迹印遍美国利数大州,所见十里洋场花花世界,皆为《老残游记》、《徐霞客所未识之境》。

从1967年3月开始,痲弦翻译自己的诗。初期进展甚慢,一周仅得一、二首,到了这一年的冬天,差不多他自己认为像样的东西都译好了,共计73首,其中还包括了腾了他一个多月的《从感觉出发》和《深渊》等。痲弦还试译了王昌龄、刘半农、纪弦、杨唤、郑愁予、高鹗、管管等人的诗,有部分曾拿到“翻译工作室”的课堂上讨论,反应很好。痲弦并且试着用自己作品的英译投稿,有两首《纪念覃子豪》、《复活节》被采用,登在普渡大学主办的文学杂志《四重奏》上,这件事使痲弦高兴了好几天。

爱荷华大学的“国际作家工作室”,实际上是该校原有“作家工作室”的扩大和发展。“作家工作室”是保罗·安格乐于1942年创办的。25年来,这个美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作家研究机构人才辈出,不少从这里走出去的作家均已成为文坛上举足轻重光芒四射的人物。如:剧作家田纳西·维廉士,小说家弗兰妮妮·奥康纳,诗人杰罗格拉等,都先后一次或数次荣获普立兹文学奖。诗人唐纳·杰西蒂斯、罗伯特·麦塞,得过莱蒙诗奖,诗人维廉·史塔福得过全美书奖。

由于外国作家人数逐年增加,原来仅为美国本土作家而设的“作家工作室”实有扩充的必要,又因为本土作家与外国作家的需要不同,亦应另行成立一个机构来处理不同的问题。于是,1966年9月,在安格乐的主持下,一个针对外国作家而设计的“国际作家工作室”正式成立,广邀中国、西德、法国、日本、菲律宾、印度、伊朗、土耳其、南斯拉夫、波兰、阿根廷、巴拿马、柬埔寨、新加坡、利比亚、伊索比亚、乌干达等17国作家来此,规模宏大,其意义已不限于美国本土,而成为世界性的了。

痲弦在《聂华苓访问记——介绍“国际作家工作室”》一文(发表于《幼狮文艺》1968年1月号)中,介绍了这一机构成立的目的、经费来源、征课桌上的标准、运作方式等。如:成立的目的,“是遴选世界各国的优秀作家,邀请他们来到这里,提供他们一个理想的写作环境”,促进他们的文学创作,同时“也借此这个机会,使不同国家的作家相互认识、了解”。



痲弦评传 龙彼得